

老友记

徐迅



徐迅,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委员、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、中国煤矿文联副主席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某月某日寻访不遇》、散文集《半堵墙》《响水在溪——名家散文选》《徐迅散文年编》(4卷)等若干,部分篇什被《中国现当代散文300篇》《新世纪优秀散文选》《新时期散文经典(1978—2002)》《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》等200多种文集收集和获奖。现住北京。

安庆晚报副刊编辑让我写一篇《老友记》,要求叙事,记述有故事、有情趣的老友。我理解编辑的意思,他是要我写有故事且有趣的朋友。收到他的微信,我认真想了想,觉得我朋友中这样的“老友”虽然不少,但都没有第一次接触“老友”这个词,留存在我心里的那份感动和温暖。那里有我至今无法忘怀的记忆。

那时,我还没在北京生活,但却有几次拜访张恨水同事、朋友和他一些后辈的机会。那年北京冬天十分寒冷,穿行在北京的胡同和大街小巷里,我见到了他的几位生前老友,如张友渔、吴祖光、万枚子、张西洛……其时,他已离世三十多年,他的硕果仅存的几位老友也都老态龙钟,步履蹒跚,进入人生暮年。走进他们温暖的家,坐在他们面前,我感受到一种爱和真诚,心里常为张恨水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“阳光使屋子突然明亮起来。让人感觉时光虽然泯灭许多美好记忆,但一股清纯的友谊之水,仍然像阳光一样依然在他心里流淌。身着老式棉袄,戴着老式眼镜的万枚子先生,蹉在这条水里,犹如山野里一朵朴素的秋菊……”访问张恨水老友万枚子先生时,我写了这样一段动情的话。之所以动情,我想,我确实是被万枚子先生感动了。

我见万枚子先生时,他的嗓子有些嘶哑。他轻言细语,说二十岁时他就考上《世界日报》当编辑,当年张恨水就坐在他身边,他编辑的要闻稿都要交张恨水核发。张恨水那时三十多岁,正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小说《金粉世家》。这惹得他文思泉涌,便偷偷地模仿张恨水小说标题,写起长篇

小说《半新儿女家》。比如,张恨水的《金粉世家》第十三回目“约指勾金名山结誓后,撩人杯酒小宴定情时”,他写的第一回的回目,便是“一吻多金曲终人散后,百年永诀烟馨寤来时。”如此不下十几幅,标题工稳而典雅,不仅给当时的文坛留下一段佳话,也因此还成了张恨水先生一生的好友。

他说,不仅他自己,还有吴范寰、季道时、张友鸾、左笑鸿、张友鹤几位,后来都和张恨水先生成了终生挚友,号称“七老”。一九六二年春节,他们“七老”相聚在北京西四“同和居”。笑谈间,左笑鸿即席填写了一阙《临江仙》,他奉和了一阙:“大地春回机运好,天空曼舞银蛇,锦团玉簇散轻纱,十三惊美曼,举世望新华。回首燕山有几老,尚能一醉红霞,卓然挺立耐冬花,门庭雏凤巢,克己正传家。”余兴未了,到了张恨水七十寿辰时,他又集恨水先生小说名作题赠张恨水:“揭春明外史,嘲金粉世家,刻画因缘堪啼笑;喜新燕归来,望满江红透,唤醉迷梦向八一。”

我拜望万枚子先生是一九九三年。当时他已是八十有八的米寿老人了。历尽人生磨难,儿女成行,他却把一个叫万勇的聋哑儿子带在一起生活。而当年的“七老”也只剩下他一人——得知我来自张恨水先生家乡,他便将他写的《张恨水著作扬弃了鸳鸯蝴蝶派的论文交给我。在论文中,他用李煜的《相见欢》填了一词:“问谁依翠偎红?过匆匆,一阵鸳鸯蝴蝶闹春风。潜山泪,群情醉,影重重,应中人生恨水长东。”把稿子交给我后,仿佛意犹未尽,他又为《张恨水研究会刊》题词:“钟天柱之灵气,底说部之大成。”

写完,他还不无惆怅地推了推他鼻梁上的老式眼镜,缓缓地站起来,吟道:“通俗文学小说先,心远扶摇皖山颠。一笔几挥千百篇,百年纪辰万代传。”

那时我不习惯过进门脱衣、出门穿棉袄的北方冬天生活。身上忽冷忽暖,心里也忽凉忽热。近视眼镜便在这冷热的起伏里,雾气蒙蒙的。但“老友”这两字成天萦绕在脑海里,我一次又一次地触摸着,就弄得自己泪眼朦胧了——但我没有想到的是,事情过去了多年,现在一说起“老友”,我却想到的是张恨水,想到的是那如万枚子这样一群“老友”。我发觉,由于我接触到了他的这些老友,也影响了我对“老友”这个词的理解——再后来,我发现我在北京工作的所在,竟就在万枚子居住的和平里街道。近在咫尺。但他家的门,我却一次也没有进过,有时散步到了他的楼前,我也只是在心里默默地送上祝福。

二〇〇五年五月十八日,万枚子先生以一〇一岁高龄谢世。五月十八日,正是张恨水先生的生辰日。

老友记



产六伢

程建华



程建华,本报副刊编辑。

嫌丢人就莫出来做生意,做生意就得厚脸皮。秋风漫卷,道路两旁梧桐失语,落叶纷坠,小产咧着大嘴,右手扶车把,左手指天画地,一遍遍给我灌迷魂汤。胯下那辆破“永久”不堪重负,链条愣被他蹬得嘎巴嘎巴直叫唤。

小产是我招工进厂认识的第一位工友,长得又黑又壮,像头牛,头发一根根戳在头上,刺猬一样,有点鲍牙的嘴上留了两撇小胡子。当时他站在门卫室,脚穿农村常见的布拖鞋,双手插兜,黑亮的眼睛狡黠地盯着我,我有些不安,悄问:叔,你家哪的?小产翻翻白眼:大洼的。又说:叫我哥吧,我刚满18。就这样,我认识了小产哥。

小产六月生的,名字便叫了产六伢。昨晚,连吹两瓶啤酒后,小产瞪双血红眼睛,恶狠狠对我说:不行,哥必须重操旧业了。小产说进厂前,他的名头在大洼一带比乡长还响。这话没掺水,读完小学,小产便拎只篾箩在乡间游荡,逢人甩开喉咙就喊:收鸡蛋喽,可有鸡肫皮卖耶?一时声震柳梢。稍长,会骑自行车了,又在后座夹两只蛇皮袋,满乡奔驰,仍逢人就喊:收鸡毛鸭毛喽,可有废铜废铁卖耶?七年间,大洼的每一座村庄都曾充斥着小产声如裂帛的叫喊,每一条小河都曾倒映过小产一骑红尘的身影,产六伢的名头,大洼的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曾耳闻,这事儿千真万确。

我和小产在兽药厂上班,入秋后,兽药不比春上畅销,车间一停工,我俩只能猴在宿舍大眼瞪小眼,商场很少去,怕花钱,车间活儿累,工资金贵,能省则省。可吃喝却省不下,都是血气方刚时候,天天吞风吻雨总归不行,小产决定趁闲带我去做生意。

清晨的水果市场灯火通明,人影杂乱,空气中弥漫着水果的香甜和腐味,小产在一家摊位前站住了:老板,我们天天来,优惠点。老板揉揉昏沉的眼睛:以前没见过你呀!嗯,刚下岗,以后就靠卖香蕉过日子了。小产张口便来,那些话儿像编好了存在嘴里。那行,青蕉还是黄蕉?四十斤黄蕉,我们今天卖完,明早再来。那行,给你最低价。

我肩背香蕉,手拿杆秤骑在后座,小产一路狂奔,一边指点我做生意的窍门。潘铺中学到了,我曾在这里上过学。小产将车支在树脚,布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几串香蕉,摆在从水果市场捡来的白塑料布上,拉我靠墙坐下。下课了,吆喝。小产朝我使了个眼色。卖——我使劲张开嘴,憋红了脸,香蕉两个字像在我嘴里生了根,怎么也喊不出口。卖——香蕉喽!见我关键时刻掉链子,小产大嘴一张,气吞

山河吆喝开了。小产的吆喝极具特色,先喊“卖”字,底气中足,声音拉得能绕体育场三圈,中间还要拐两个半弯,再喊“香蕉喽”仨字,却又快刀斩乱麻,一瞬间蹦出。让人忍俊不禁。

不好,我老师来了。我双手捂脸,头恨不能低到裤裆里。老师姓么个?小产捅捅我。姓孙。我不敢抬头。孙老师好。小产起身大声招呼着,我惊讶地抬起头,正碰上孙老师微笑的脸。孙老师,您拿两斤香蕉吃吧!小产将串香蕉塞到孙老师手里。不,不,你们不容易。孙老师摆着手。孙老师,我们还有好多。小产追着孙老师跑。那这样,孙老师停下了,我买四斤吧!孙老师买了四斤香蕉,小产又另外多送了两根。孙老师笑眯眼走远了,小产斜瞅着我,嘴角漾着狡黠的笑。小产用同样方法,一上午让我的老师们买走了三十多斤香蕉,剩下被他一根一根掰开,全卖给了学生。

当晚,小产一边做红烧肉,一边放声高歌,唱的是《朋友》:朋友啊朋友,你可曾想起了我……小产声似破锣,但他叮叮当当敲着锅铲,越唱越亢奋,眼睛斜着我得意地笑。

小产离开工厂是在三年后的冬天,那时我刚被提拔为销售经理,见雪花乱舞,小产有些黯然,说:当初,我父托人送我进厂,是想在厂里找个老婆,可她们都嫌我文化低,我还是回去做生意吧。

那时通讯不便,但小产过两三个月便给我打一次电话。有一次,小产在那头说:我会吹口琴了,我和女朋友在四川乡下卖布,一吹口琴就有好多人来了。小产给我吹了段口琴,电话里有滋滋风声,我努力听了半天,原来是那首《朋友》,霎时往事像浪一样拍在脸上。后来我也离开了工厂,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小产的声音。

二十年倏忽而逝,我再没有小产的消息,他一定生活得很美,哪怕上天把他扔到撒哈拉大沙漠里,他也能活成一棵昂扬的胡杨。